

众生·人民路

## 投笔从戎记

|| 张胜良 文

又是一年新兵入伍季，每当这个季节来临时，四十多年前自己应征入伍的情景，便恍如昨日，一一浮现在眼前。

1978年冬月，故乡的风情依然迷人。在运河边长大的我，第二天就要离开养育我成长的家乡了，除了对绿色军营充满着无限憧憬，内心深处更多的，是对亲人的不舍和对江南水乡的无限眷恋。

冬日凌晨，墨蓝色的天空，月亮洒下一片银辉，与房间内昏暗的灯光交织在一起。我默默地收拾着行囊，把钟爱的画笔、毛笔和美工用具，都塞进了行李包。母亲早早起床为我煮好了泡饭和鸡蛋。我匆匆吃好早饭后，便换上了那套崭新却又不合身的绿色军装。虽然还没有帽徽与领章，但穿上军装的那一刻，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我默默地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当个好兵，就是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。因为这次当兵，是在接兵部队首长的强烈推荐下，我才得以顺利应征入伍的。

记得那年冬季，正值无锡县乡镇企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我有幸被抽调到县物资展销馆当美工。上世纪70年代末的展览馆布展，不像现在由专业的设计公司与团队承担，而都是手工作业，字画只能手写手绘，字体用刀片切割，展板底色用广告色绘制。

物资展销馆设在野花园广瑞路旁，与县政府一墙之隔。那天傍晚，展销馆内灯火通明，正当我埋头书写美术字之时，几位身着军装的“不速之客”走了进来。他们先站在展板前品头论足，随后又与我闲聊，问我是否愿意当兵，我当即作出了肯定的回答。原来他们是住在县第二招待所来无锡接兵的首长。我与他们相谈甚欢，但内心非常忐忑，因为我出身于“黑五类”家庭，在那个唯成份论的年代，想当兵完全是一种奢望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县乡两级政府对我是否能参军入伍，均持反对态度。接兵首长则以周恩来总理的一句名言“一个人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，但一个人的革命道路是可以选择的”为由，非常坚定地选中了我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最舍不得我离开的母亲，含着眼泪与父亲、姐姐一起把我送往2公里外的乡武装部报到。离开村庄时，我回眸老屋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冻结了似的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静谧和肃穆，唯有我们踏上村东头那座石板桥时的脚步声，

划破了故乡的那份宁静和安谧。

乡人武部在长安老街上，这里既是乡政府所在地，也是我初高中求学的地方。长安老街上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。我在乡政府门口伫立凝望，与我一起应征入伍的另外25名青年，也在父母、兄弟姐妹们的陪同下，陆续来到了集合点。长安照相馆的师傅早已准备就绪，只等我们排队站立。合影照拍好后，我们统一乘卡车前往无锡县人武部集中。集中点设在距长安乡十几公里外的无锡第二棉纺厂大礼堂。当卡车进入国棉二厂时，这里的建筑深深地吸引了我。红砖红瓦的建筑风格与青砖铺成的地面，显得格外素雅古朴。这里曾经是无锡民族工商业创始人之一的唐保谦先生创办于1922年的庆丰纱厂。厂区内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。我们204名无锡籍新兵在接兵干部的带领下，按班排编队，从国棉二厂徒步前往无锡火车站登车出发。

冬日暖阳，柔柔地洒落在我们身上，一如故乡的温情，为我们这些即将远离故土的热血青年送行，我的内心平添了一份惬意。满载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，军列闷罐车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徐徐离开了无锡站，载着我们向西而行。

经过一周跋山涉水的颠簸后，为期三个月的新兵集训，在秦岭山脉的华山脚下正式拉开了帷幕。与我们同时接受新兵集训的还有来自湖南与山西的战友，我所在连队为新兵三连，全是无锡同乡。封闭式的管理与严格的训练，使我们很快进入了角色。立正、稍息、跨立、行进等7项基本功，逐一过堂。新兵训练团考核时，我所在连汇报表演的是刺杀操。在没有一声口令的情况下，所有前进、后退、跃退和突刺、防左侧击、转身突刺等动作要领一气呵成，耳边但闻肢体的碰撞声和震耳欲聋的呐喊声。如此整齐划一、勇猛有力、气势雄壮的刺杀操，惊艳了所有考核人员。从此，无锡兵聪明、灵气、悟性好的口碑，在部队流传至今。

新兵训练是枯燥乏味的，生活的单调也是可以想象的。对于我们这些南方兵来说，要适应北方的生活，无论是气候条件的差异还是饮食习惯的改变，都是一种全新的考验。新兵训练是在老部队留守处营区进行的，这里山峦起伏，群峰挺秀，在营区东侧的百米之外，还有一座建于宋代的道教宫观

——玉泉院。

结束一天的紧张训练后，一个班十几个人就挤在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内，头挨着头，脚碰着脚。当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：“没有暖气，没有床，没有厕所，没有堂（澡堂），只有稻草地铺床。”

记得刚到新兵连的第二周，当炊事班把刚刚出笼、还冒着腾腾热气的金黄色“蛋糕”抬出来时，我们这些南方兵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心想，部队伙食真好，早餐还有蛋糕吃。然而，当我们迫不及待地啃上第一口时，才发现“蛋糕”如此难吃，原来它是用玉米渣做出来的窝窝头，又糙又硬。战友们不约而同地把难以下咽的“蛋糕”扔进了泔水桶。突然，紧急集合哨声响起，值班员梁排长站在食堂门口，一脸严肃地指着泔水桶里的窝窝头，严厉地批评我们浪费粮食的行为，接着他捡起桶内的“蛋糕”，带头吃了起来。呆呆站着的我们，只能默默地依次走到桶前，捡起“蛋糕”塞进嘴里。梁排长身体力行与率先垂范这一幕，至今仍深深烙刻在我的心里，永生难忘。

冬日的秦岭，宛如一幅水墨丹青画，它与江南水乡的静谧相比，有着别样的美丽。新训期间，正值南方战事吃紧，夜营拉练、紧急集合的哨声不时响起，但秦岭的秀美、华山的奇秀，消融了我们的紧张和疲惫。

记得有一次夜训紧急集合，连队拉练向孟源火车站进发，连长走在队伍最前面。我作为连队文书，随指导员在队伍后面压阵。冬天的夜空格外清澈，朦胧的月色中，雪地上留下了一道道闪光的足迹，仿佛是冬夜的诗篇。途中连长为了训练新兵传令的正确性，由通信员轻声快速地向后一位战士逐个传递“叫文书上来”的口令。结果，口令传递到我时，已经变成了叫“浮世”上来。无锡方言“文书”与“浮世”谐音，而“浮世”的意思则是无锡方言中的一个中性词。幸好我反应及时，快速跑步赶到连长身边，听从他的命令。此后当战友们茶余饭后相聚时，总会把这次传令作为我们当兵时的笑谈。

是年初春，当家乡已是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之时，我们这些来自江南水乡的无锡兵，在秦岭北麓迎春花还未盛开之时，就已登上了开往祖国西北边陲的闷罐车，满怀戍边卫国的豪情，向心仪已久的第二故乡——新疆进发。

情趣·健康桥

## 春日里，去悠游

| 吴燕萍 文 |

人跟植物一样，遇到天气晴暖，就想努力生长。植物需要光合作用，人也一样，总想着去户外走走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沐浴温暖阳光。

那天，车开到所在城市的滨江西路，但见春光乍现，桃红柳绿，这繁花似锦的春日啊，让人有种想立马投身其间的冲动。于是，车上的三人就不约而同地说，我们去哪儿走走吧。说完，彼此都忍不住地笑。你瞧，人类的情感总是很容易相通的，大自然对于我们的蛊惑，彼此都能感应得到。

滨江西路位于富春江畔。作为生活在富春江畔的子民，这些年，我们一直沿着富春江行走，在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里悠游。严子陵钓台、桐君山、桐洲岛、东梓关，都是沿途熟悉的风景，龙门古镇虽去过，但时间久远，记忆淡去，早已模糊了印象。于是，三人决定，就去龙门古镇，看看这个愈发年轻的古村落。

车在幼儿园边刚停好，朋友的同学玲就迎了出来。作为本土的村民，又是当地的老师，玲就成了我们最好的地接导游。她熟练地带着我们，穿梭在村中的小巷，就像鱼儿欢快地驰骋在自己的方塘。穿过一座四合院，院子里的阿姨正择着菜，她们相互打着招呼，这种熟悉的感觉，就像是回到了老家，与隔壁邻居，说着亲切的话语。

穿过窄窄的弄堂，那些沧桑的老墙上，刻着时光的痕迹。这里很安静，尽管外面行人如织，可是这个村庄总是自带安静的气息。玲指着一幢老房子说，这里曾是她们的栖息地，现在已经归村里集体所有了。她看向这老屋的神情，就像作别一位老朋友，虽有不舍，但终有一别，自当带些慷慨之色。走过转角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回了头，多少老屋老巷，就这样在时光中与我们依依作别。它们的离去，也在不知不觉中掩埋了一段旧时光。

走过巷子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就看到了村里的大池塘，名唤砚池观月。白色的大面老墙上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：我在龙门遇见你。黑瓦、白墙、红灯笼，红白黑三色错杂，瞬间给古老的村庄带来鲜活气息。池塘盈盈，湖面有鹤矗立，湖边的柳树芽已铆足了劲，只待春风来唤。远山含翠，近处生烟，在村野的人间，最是惹人流连。我们仨就在这面白墙前合了影，留下足迹，在岁月中刻上印记，或许是对彼此最好的尊重吧。

沿着剡溪慢慢走，但见两边的石子路高高低低，大小不均，脚踩着一滑一溜的，仿佛在钢琴键上跳跃。底下流水淙淙声，又像是钢琴奏起的舞曲，叮叮咚咚，和谐可爱，这才是乡间的模样。简单粗糙，却又自然真实。随着年纪日长，越来越喜欢这样的安静与随性，游玩如此，穿衣如此，生活态度自然亦如此。

走累了，就坐下来喝杯茶。只有在坐下来时，你才能真正感受到漫时光里的慢时光。漫享光阴，慢喝茶。这个名唤“茶香居”的地方，就在剡溪的边上。人来人往，有一小窗跳出，似在与路上来往之人吆喝。阁子间里的老板娘，挽着发髻，身着茶服，笑盈盈地忙碌着。她会拎起茶壶，为你端上热腾腾的茶水。抬头，看见茶室的小黑板上写着这样一行字：不是容颜易老，而是喝茶太少。忽然就亮了，好的文字，就是能如此恰如其分地为春日美好添砖加瓦。

明代高启在他的《寻胡隐居》说：“渡水复渡水，看花还看花。春风江上路，不觉到君家。”春日里，踏春、赏景、访友，那都是古人觉得春天里最该做的雅事，也是春天最正确的打开方式。在这个春日的午后，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坐着，围炉煮茶，与时光对酌。有时候，拥抱春天，就是拥抱另一个放松的自己。

观自在  
插图  
张胜良